

## 晚明義學僧一雨通潤及其稀見著作考述

簡凱廷\*

### 摘 要

晚明佛教義學之講習、弘揚，主要有天臺、法相、華嚴三者，並以華嚴為最盛。晚近新出燈錄、碑刻的發現，加以前輩學者的努力，晚明華嚴宗傳衍之具體情況，已然有了基本輪廓。儘管如此，尚有許多議題、討論，仍待開發、深化。本文研究對象，一雨通潤，作為雪浪洪恩的學生，除大闡賢首教學於東南外，亦是當時研習唯識學的重要學者，可惜中文學界尚未有專文研究。除藏經資料，筆者同時利用了地方志、宗譜、明清文人別集等材料，對於一雨通潤的生平、師弟及交遊，進行了較為細緻的梳理。其次，介紹他所著《觀所緣緣論釋發矂》、《二楞庵詩卷》、《維摩詰所說經直疏》三本未入藏的文獻，並就其解經之兩大特點，略加述明。希望此個案研究，有益於學界增進對於晚明佛教義學傳承及發展的了解。

**關鍵詞：**一雨通潤、晚明佛教、觀所緣緣論釋發矂、二楞庵詩卷、維摩詰所說經直疏

---

2014.4.29 收稿，2014.12.5 通過刊登。此文材料收集與撰寫，曾受廖肇亨教授，與余筠珪、張愛萍、陳志峰等學友的協助，以及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的補助，至為感謝。同時亦感謝兩位審查委員提出的諸多寶貴意見。

\* 作者係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燒煙寂寂近香臺，白佛清蓮早課纔。幾點宿雲穿竇去，一聲山鳥叫庵開。

只愁道大無人會，不怕身孤有杖陪。應識象王回首處，玉毫光裏石飛來。

蒼雪讀徹，〈歲暮山中懷二楞師五首〉之三<sup>1</sup>

### 前言

晚明佛教義學之講習、弘揚，主要有天臺、法相、華嚴三者，並以華嚴為最盛。晚近新出燈錄、碑刻的發現，加以前輩學者的努力，晚明華嚴宗傳衍之具體情況，已然有了基本輪廓。<sup>2</sup>

<sup>1</sup> 清·釋讀徹著，楊為星注，《蒼雪大師《南來堂詩集》詩注》（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頁124。該頁註三指出：「白社：一作『白佛』。按句意似應為『白佛』。白為表白之意，疏及回向之首，嘆佛之語，謂之『白佛』。青蓮：佛像之座為青蓮。佛門中也常以青蓮比喻眼睛。」不僅如此，作「白佛清蓮早課纔」，乃與「應識象王回首處」相呼應。故本首引詩從楊說。

<sup>2</sup> 清·釋了惠編，《賢首宗乘》（上海：上海圖書館藏清乾隆十七年刻本）；清·釋續法編，《華嚴宗佛祖傳》（上海：上海圖書館藏清刻本）；清·釋祖旺、釋心露編，《賢首傳燈錄》（台北：大乘精舍印經會，1996年）；大華嚴寺無盡藏燈付法會編，《賢首宗付法師資記》（台北：大華嚴寺，2008年）。釋滿貴，《明末華嚴思想弘傳研究》（高雄：佛光山中國佛教研究院碩士論文，1996年）；廖肇亨，〈雪浪洪恩初探：兼題東京內閣文庫所藏《谷響錄》一書〉，《漢學研究》14卷第2期（1996年12月），頁35-57，又收入氏著，《中邊·詩禪·夢戲：明末清初佛教文化論述的呈現與開展》（台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頁201-237、〈從「清涼聖境」到「金陵懷古」：從尚詩風習側探晚明清初華嚴學南方系之精神圖景〉，《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集刊》37期（2010年9月），頁51-94、〈慧業通來不礙塵：從蒼雪讀徹《南來堂詩集》看晚明清初賢首宗南方系的發展歷程〉，「明清鼎革變動與文化詮釋工作坊研討會」（桃園：中央大學明清研究中心，2012年3月16日）；楊維中，〈明代普泰系、高原明昱系唯識學傳承考〉，收入釋覺醒主編，《覺群佛學（2012）》（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頁280-293；任宜敏，〈賢首宗寶通耀宗圓亮、波然海旺二系法脈述要〉，《學術界》2013年3期（2013年），頁204-210；張愛萍，〈德水明源行歷及其思想初探——以新發現的明源傳記及三篇文章為核心〉，「2013年華嚴國際學術研討會」（麗水：

其中，具有明確傳承系譜記載及相關注疏作品傳世而值得注意者有四，分別是：月川鎮澄（1547-1617）為首的寶通系、高原明昱（1553-1642）的賢首兼慈恩宗法系、雲棲祿宏（1535-1615）的雲棲法系，以及雪浪洪恩（1545-1608）的南方系。憨山德清（1546-1623）曾稱月川鎮澄乃「北方法席之盛，稽之前輩，無有出其右者」<sup>3</sup>，稱雪浪洪恩則曰：「公之弟子可數者，多分化四方。南北法席師匠，皆出公門」<sup>4</sup>；各享盛名。雪浪洪恩在當時佛教界的地位，堪與紫柏真可（1544-1604）、憨山德清、雲棲祿宏等晚明三大師並稱，<sup>5</sup>但受目前學術界的重視卻遠遠不及。雪浪洪恩在晚明佛教史上的重要性，除弘揚華嚴教學外，尚有以下幾點值得注意：其一，以「單提本文，盡掃訓詁」的特色，開啟新的講、注經風尚；其二，兼弘唯識，編有《相宗八要》，為晚明唯識學復興的重要推手之一；其三，特重文藝，門下詩僧人才輩出。<sup>6</sup>學界對於雪浪洪恩此門在當時佛教界佔有一席之地的教學傳統，雖有注目，然而進一步的研究尚待展開。例如，雪浪門下眾多法弟、法孫之學行史實，皆亟待梳理，如此才能對該系師法傳承有全面性的認識。<sup>7</sup>本文研究對象，一雨通潤（1565-1624），

崇仁寺，2013年11月30日-12月2日）、〈《賢首宗乘》的作者及其學術價值〉，《世界宗教研究》2014年2期（2014年），頁57-66。

<sup>3</sup> 明·釋德清，〈敕賜清涼山竹林寺空印澄法師塔銘〉，《夢遊集》，《憨山大師全集》冊2卷27（趙縣：河北禪學研究所，2005年），頁225。

<sup>4</sup> 釋德清，〈雪浪法師恩公中興法道傳〉，《夢遊集》卷30，頁293。

<sup>5</sup> 如釋道忞嘗謂：「至若稱法社特起之雄，則無論杭之雲棲宏、燕之達觀可、東吳之雪浪恩、西吳之憨山清為尤著。」《布水臺集》，《嘉興藏》冊26卷14，頁364c。

<sup>6</sup> 具體討論，參見廖肇亨，〈雪浪洪恩初探：兼題東京內閣文庫所藏《谷響錄》一書〉。

<sup>7</sup> 雪浪一門，以雪浪洪恩自身及其法孫蒼雪讀徹最受學界關注，除一雨通潤外，餘如與郭正域交好，著有《法華經知音》的蘊璞如愚、與黃汝亨為方外交，時稱「明法華」的明宗廣詢、詩作極為王百穀稱讚的雪山法杲等人，同樣未有專門之研究，需進一步考探。

作為雪浪洪恩的後繼者，被《賢首宗乘》記為「賢首正宗第二十七世」，<sup>8</sup>以「一雨注」的稱號聞名當時，留有該法系最多的經解作品；除收入《卍續藏》中的作品外，筆者又分別於台北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北京國家圖書館、長沙湖南圖書館等地，發現三種藏外稀見著作。此外，關於一雨通潤在學術上的特色，錢謙益〈一雨法師塔銘〉曾銘之曰：「經傳雪浪，論續慈恩」，<sup>9</sup>通潤在晚明唯識學的發展史上亦具有關鍵地位，堪與當時出身不同法系的唯識大家——高原明昱、紹覺廣承（1560-1609），以及居士王肯堂（1549-1613）<sup>10</sup>等人，並駕齊觀。<sup>11</sup>可惜的是，中文學界至今尚未有關於一雨通潤的專文研究成果。<sup>12</sup>職是之故，本文嘗試就通潤的生平、師弟交遊、三本藏外稀見著作、經解思想之重要特色等，依序進行討論；考述其學行，以為後續進一步開展相關思想義理研究的基礎。

### 一、「佛法何人肯荷擔」：生平梗概之述記

釋通潤，字一雨，父鄭阜，母陸氏，四子中之第三子，俗

<sup>8</sup> 釋了惠編，《賢首宗乘》卷6，頁1。

<sup>9</sup> 清·錢謙益著，清·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一雨法師塔銘〉，《牧齋初學集》卷6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頁1577。

<sup>10</sup> 關於王肯堂唯識學方面的著作，除《成唯識論證義》、《因明入正理論集解》二書收錄於《卍續藏》外，尚有二書存世——《八識規矩頌集解》與《成唯識論標義》。前者藏於廣州中山大學圖書館，後者有兩種版本，上海圖書館所藏為刻本，天津圖書館則是抄本。這些著作亟待進一步研究。

<sup>11</sup> 晚明唯識學的發展概況，可參考釋聖嚴，《明末佛教研究》（台北：法鼓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頁201-261，及張志強，《唯識思想與晚明唯識學》（高雄：佛光山文教基金會，2001年），頁273-381。

<sup>12</sup> 通潤《維摩詰所說經直疏》一書，清代時傳入朝鮮，目前韓國已有相關翻譯、研究等成果。

名讓贊，<sup>13</sup> 蘇之西洞庭山人。<sup>14</sup> 為雪浪洪恩弟子，《賢首宗乘》載為賢首正宗第二十七世。記載其生平之傳記材料較重要者，有錢謙益（1582-1664）〈一雨法師塔銘〉，與崇禎《吳縣志》所節錄的朱鷺（1553-1632）<sup>15</sup> 〈傳略〉。此外，陳乃乾〈蒼雪大師行年考略〉中有通潤弟子汰如明河（1588-1640）〈二楞大師無住蹟〉部分引文，對於萬曆四十二年（1614）通潤開講金山甘露寺後的行蹟紀載，更是詳細。

一雨通潤生於嘉靖四十四年（1565），自小即有佛緣，父母雙亡後出家長壽寺。〈塔銘〉說他「兒時晝夜啼哭，抱入寺見佛，或出門見僧即止。」<sup>16</sup> 〈傳略〉又述之曰：

八歲聚沙為塔，大樹下指爪擬聖容拜之。稍長，父母亡，投長壽寺祝髮，靜密一室，究心大乘經論，兼習外典，凡六經、子、史，罔不探研。為詩文，力倣漢唐。攻苦者十載，大智無師，自發洪音，不扣自響。<sup>17</sup>

<sup>13</sup> 清·鄭匡鉅纂修，《包山鄭氏族譜》卷上，頁31，收入北京國家圖書館分館編，《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早期稀見家譜叢刊》（北京：線裝書局，2002年），第63種。

<sup>14</sup> 法鼓佛教學院「人名規範資料庫」（網址：<http://authority.ddbc.edu.tw/person/>）稱通潤為「鄭氏子（一說王氏子）」。「王氏子」之說出自釋明復所編《中國佛學人名辭典》，然《中國佛學人名辭典》不知何據。錢謙益〈一雨法師塔銘〉與《吳縣志》所收朱鷺〈傳略〉皆指出通潤俗姓鄭，而鄭匡鉅纂修《包山鄭氏族譜》也明載鄭阜第三子讓贊，「出家長壽寺，法名通潤，又號一雨，名重江左，移錫法螺，再創中峯。」同前註。可知通潤俗姓鄭，應無疑義。此為審查委員希望筆者有所說明者，特附記於此。

<sup>15</sup> 朱鷺，字白民，吳江人。彭際清《居士傳》中有傳。晚年居蘇州蓮華峯下，偕山僧念佛三昧，自號西空居士。所著有《建文書法擬》、《擁絮迂談》等書。

<sup>16</sup> 錢謙益著，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一雨法師塔銘〉，《牧齋初學集》，卷69，頁1574-1575。

<sup>17</sup> 明·牛若麟修，明·王煥如纂，《吳縣志》，收入上海書店編，《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冊19卷54（上海：上海書店，1990年），頁662。

據朱鷺所載，通潤聽法於雪浪洪恩時，年二十二，則兩人師生因緣當結於萬曆十四年（1586）。關於謁見雪浪前後轉折，據錢謙益說：

寺長老源公從雪浪大師講《楞嚴》於無錫，以書招師。師曰：「此經奧義，十師盡之。買菜求益，復何為乎？」源怒，移書譙責，乃往。雪山杲公、巢松浸公，同參於華藏寺。南北講肆，《楞嚴》則《會》，《法華》則《要》，如老塾師墨守《兔園冊》，口耳之間傳遞而已。浪師掃除注腳，敷衍妙義，嘖呻咳唾，光明熾然，聞之如檣馬奔馳，風濤回駭，破除宿物，得未曾有。合掌涕洟，向源首座懺悔：「向者得少為足，以大海納牛迹中也。」浪師法道烜赫，學人慕羶因熱，輒思炷香分席，為榮名利養之計。師與雪、巢矢志執侍。<sup>18</sup>

雪山杲公即雪山法杲（一作慧杲，1566-1608）<sup>19</sup>，其後以詩聞名，巢松浸公即巢松慧浸（1566-1621），以講經聞名。通潤與二人並有「雪之才，雨之筆，巢之講」之稱。<sup>20</sup> 通潤，與雪山、巢松，既有同時受學雪浪的法緣，在雪浪門下，他與二人交情也最為深厚。「此經奧義，十師盡之。買菜求益，復何為乎？」可見通潤原本對雪浪開講《楞嚴經》一事十分輕視。由《楞嚴經合轍·自序》可以得知，年輕時的通潤對於《楞嚴經》頗覺契會，並以為天如惟則（1286-1354）的《楞嚴經會解》已「若眾寶聚」，不需再假他求，他說：「予少孤，生於貧里，雖托身蕭寺，雅尚佛法，而意無所屬。時，山中有老宿然公者，能醫能

<sup>18</sup> 錢謙益，〈一雨法師塔銘〉，《牧齋初學集》，頁1575。

<sup>19</sup> 關於雪山法杲的生卒年，參見註23的討論。

<sup>20</sup> 釋了惠編，〈巢松慧浸法師〉，《賢首宗乘》卷6，頁2。

詩，且能究教乘，喜與之談；談則往往拈提《楞嚴》要旨以起予，予亦能默領其旨。爾時，乃屬意《楞嚴》，且私淑天如《會解》，即祁寒溽暑，不廢檢討，或稍見一斑，則沾沾自喜，以為此經奧旨，盡乎是！當終身遵守，無餘慕。遂潛伏太湖之西山。」因此當寺長老源公寫信來招時，通潤不以為然的回覆道：「《楞嚴》深意，十師盡發其玄奧，而天如復撮其要義為《會解》，若眾寶聚，即講師口如懸河，不過恃聰明知見，塗抹世人，豈外此而能別豎新義乎！」口氣甚囂，因而招致對方的責難。然而迨至親沐雪浪法雨後，通潤卻驚之為人天師，遂有「合掌涕洟，向源首座懺悔」之舉。<sup>21</sup>《楞嚴經合轍·自序》親述此事前後轉折，更見張力。從此，對於雪浪學問萬分佩服的通潤，矢心執侍十餘年，相依如形影。十餘年後，某日「雪浪屬訂詩草畢」，通潤才「別游禹穴，弔嚴灘，訪古德遺蹟，窮黃山白嶽，尋復究三竺六橋雙徑」，<sup>22</sup>展開行腳之旅。

萬曆三十六年（1608），通潤四十四歲，雪山卒，<sup>23</sup>雪浪亦坐化。錢謙益〈塔銘〉說，通潤「灰心埋照，以傳燈續命為計。

<sup>21</sup> 以上詳見通潤〈楞嚴合轍自序〉，氏著，《楞嚴經合轍》，《叕續藏》冊22，頁268b-c。

<sup>22</sup> 牛若麟修，王煥如纂，《吳縣志》卷54，頁663。

<sup>23</sup> 關於雪山法杲之卒年，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與釋普文所撰之傳記（周永年《吳郡法乘》卷6所收）皆未提及。《賢首宗乘》則稱「萬曆己酉示寂」，然書上不知何人所撰之眉批云「當作戊申」（卷6，頁4）。「戊申」之說，同樣見於陳乃乾《蒼雪大師行年考略》，其於「萬曆三十六年戊申二十一歲」下，記云：「冬，雪山法杲卒，一雨自武林歸，賦詩哭之。十一月十五日，雪浪亦卒，一雨為位於水田庵，附雪山祭焉。」（氏著，《陳乃乾文集》〔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年〕，頁599-601）。此外，釋明復《雪山草·解題》亦說：「萬曆戊申十月，師（指雪山）以疾終，得壽四十三歲，知者惜之。潤公扶其柩葬於雲隱後山」云云（氏編，《禪門逸書續編》冊3〔台北：漢聲出版社，1987年〕，未標註頁碼）。二說雖未註明出處，然觀其文，皆敘之以實事，應有所本，本文暫從之。若將來覓得新材料，理當再行檢討。

置鉢於虞山北秋水山庵，將終老焉。」<sup>24</sup> 虞山在今江蘇常熟市境內；<sup>25</sup>「灰心埋照」之「埋照」則有匿跡不使顯露之意。因親近的師友接連辭世之故，通潤思忖將來，興起靜居終老之念，然而同時卻又因職志所在，籌計著如何「傳燈續命」。隨後因受請講經金陵天界寺，從而開啟往來諸寺弘化之行跡。錢謙益〈塔銘〉繼而說：

（通潤）已而應天界之請，休夏於斷臂厓，睡覺聞遠寺鐘聲，如殷勤啟請，賦詩曰：「豈謂帝城虛講席，卻將唇舌累知音。」自此遂慨然出世，與浸公分路揚鑣，大弘雪浪之道。<sup>26</sup>

天界寺是明朝金陵三大寺院之一，統鷄鳴、靜海二次大利，以及清涼、永慶、瓦官等十二中刹，<sup>27</sup> 並且是僧錄司所在之處，地位顯赫不凡。由於天界寺地位之不凡，此次受邀昇天界座，在通潤的講經事業中當為一重要標誌。他嘗有詩紀應講天界寺，但詩中卻毫無流露任何躍躍欲試，抑或躊躇滿志之情。詩曰：

支離肩頂贅疣身，宛似當年問影人。明月貯心曾不夜，微霜點鬢又驚春。買山幾發深公笑，玩世頻遭肉眼嗔。識鑊未開情未破，寶花王座亦埃塵。<sup>28</sup>

<sup>24</sup> 錢謙益，〈一雨法師塔銘〉，《牧齋初學集》，頁 1575。

<sup>25</sup> 《百城烟水》記曰：「《括地志》、《祥符圖經》并曰：『海禺』，《吳郡志》曰『海虞』，《續志》曰：『海巫』。山長一十八里，其高處，江外諸山皆可見焉。」見清·徐崧、清·張大純纂輯，薛正興點校，《百城烟水》（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 年），頁 362。

<sup>26</sup> 錢謙益，〈一雨法師塔銘〉，《牧齋初學集》，頁 1575。

<sup>27</sup> 明·葛寅亮撰，何孝榮點校，《金陵梵刹志》卷 16（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年），頁 303。

<sup>28</sup> 明·釋通潤，〈己酉除夕自嘲時應講天界寺〉，《二楞庵詩卷》（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清初刻本），頁 15。

全詩以典故寄寓心跡；「支離肩頂」典出《莊子·人間世》，其云：「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為脇。」<sup>29</sup>「贅疣身」典出《楚辭·九章》，所謂「竭忠誠而事君兮，反離群而贅疣。」<sup>30</sup>二者皆有被世人視為無用之意，乃通潤用以自嘲。「宛似當年問影人」典出《莊子·齊物論》「罔兩問景（影）」。<sup>31</sup>此句當與雪山〈問景（影）〉第二首合看，其詩云：「像法金蘭契，吾兼汝最真。木雞心並死，芻狗跡交陳。併厭風波世，相緣露泡身。特操誠有待，權作主中賓。」<sup>32</sup>雪山之意，影之持操確實有待於露泡幻身，並且權將接受此事實。通潤贊同於雪山，亦即肯認且接受在人際間，個人出處進退有待於、受限於他者的現實面。然而，此詩接著說：「明月貯心曾不夜，微霜點鬢又驚春」，即便形軀隨時光變轉，其心仍如明月居之，光亮不改——矢志不渝。「買山幾發深公笑」原典出自《世說新語·排調》：「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印山，深公答曰：『未聞巢、由買山而隱。』」<sup>33</sup>又，孟浩然隱游沃洲時曾作一詩，有句云：「支遁初求道，深公笑買山。」<sup>34</sup>此句點明通潤「壹意韜晦，考室山中」的心志。上文曾引錢謙益〈一雨法師塔銘〉，說：「浪師法道烜赫，學人慕羶因熱，輒思炷香分席，為榮名利養之計」，顯現當時雪浪門下求道之習氣。如果僧人從訪

<sup>29</sup> 戰國·莊周著，王叔岷校證，《莊子校證》（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8年），頁163。

<sup>30</sup> 宋·朱熹集注，李慶甲校點，《楚辭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頁74。

<sup>31</sup> 莊周著，王叔岷校證，《莊子校證》，頁93。

<sup>32</sup> 明·釋法杲，《雪山草》卷4，頁18，收入釋明復主編，《禪門逸書續編》冊3。

<sup>33</sup> 南朝宋·劉義慶著，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台北：華正書局，1991年），頁802。

<sup>34</sup> 唐·孟浩然著，佟培基箋注，《孟浩然詩集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頁371。

師求學，到分席講法，獨當一面，心態只為榮名利養之計，則真可謂「識鑠未開情未破」，其實「寶花王座」亦不過萬千世界中之埃塵耳，有何可貴？昇堂講法，當為傳道，不為榮耀己身也。此詩末二句充分表達了當時通潤看待受邀昇天界講座一事，內心真實的感觸。

自昇天界座後，通潤展開一連串講經弘化的活動，一直到止居鐵山而中斷。朱鷺〈傳略〉說：

（通潤）喜虞山秋水庵幽蔭，卓錫焉。後為南都迫請，休夏於斷臂崖，昇天界座，又說法於鷺峰，迨東旋憩雲隱庵，及桃花塢北庵、胥江餘慶庵，講《楞嚴》、《楞伽》，間一赴甘露之約，遂壹意韜晦，考室山中，得瓊禪師鐵山故庵廢址，喜曰：「吾老於是。」受法者代償值，構禪居。潤命先種竹，因賦詩曰：「且罷栽松事，仍添種竹心。擬將一片地，轉作萬重陰。帶雨生新綠，因風送好音。衰年無可意，猶望速成林。」閱五歲，辟人枯坐、執爨、拄扉、剔釜，皆躬之。隆冬舉桑火燒芋，雪壓柴門，經旬不啟。謝却學人。<sup>35</sup>

關於萬曆三十七年（1609）以來的到處講經弘化，〈蒼雪大師行年考略〉繫年頗詳，可與〈傳略〉相互參照，茲改補通潤年歲，摘錄如下：

萬曆 37 年 45 歲 應匡雲性淳之請，講經金陵，休夏於斷臂崖，冬升天界座。

萬曆 38 年 46 歲 春天界寺解制。冬講《法華》於鷺

<sup>35</sup> 牛若麟修，王煥如纂，《吳縣志》卷 54，頁 663-664。

峯。

萬曆 39 年 47 歲 春訪巢松於華山。夏至苕溪，居福山禪院。冬應講蘇州慧慶寺。

萬曆 40 年 48 歲 春講《楞伽》於蘇州雲隱庵。

萬曆 41 年 49 歲 春講《唯識論》於蘇州桃花塢之北庵。主者不協，僅及八卷而止。

萬曆 42 年 50 歲 講《楞嚴》於胥江餘慶庵。嗣開講於金山甘露寺。

萬曆 43 年 51 歲 秋自金山南遊於考室山中得璦禪師故庵，將終老焉。冬復還金山。

萬曆 44 年 52 歲 自甘露寺解制歸鐵山。秋應講慶餘庵。<sup>36</sup>

歷經五年往來諸寺之宣講，萬曆四十三年（1615），通潤南遊，考室山林，見璦禪師鐵山故庵，喜欲居之以終老。〈二楞大師無住蹟〉記通潤得住鐵山經過，曰：

（通潤）乙卯解眾而南。甘露主人曰：「法燈停一刻之照，亦足啟蒙廓蔽。」固請弘經。師曰：「去而來。」訂以是冬。故眾不以師行為別而苦。秋杪，絜一杖，問雲嶺上，考室山中，得璦禪師故庵。庵面太湖，背西磧、潭彈二山，左折層松障天，過小石橋而西為蟠螭，與松門石幢影相望。屋與山際，山與水際，天秋無雲，七十二螺，洞庭雙翠，統之入指頭也。春來梅花不知其幾千萬樹，寒香冷暈間，泠然鐘磬，莫識路從何入。探梅不至是，觀止於光福、玄墓間，殆未見梅花也。師喜曰：「山水之奧，衰

<sup>36</sup> 陳乃乾，〈蒼雪大師行年考略〉，《陳乃乾文集》，頁 599-601。

暮所宜。吾老於是。」<sup>37</sup>

而此事終為有心人所促成：

庵久廢為民居，居者索直，<sup>38</sup>師笑而無對。城中諸居士受法者共成之。或問師曰：「住此何先？」師曰：「種竹。」以庵少竹也。……未幾，甘露主人至。師曰：「奈何！」乃行，眉之攢也。期中大雪寒甚，師憶鐵山梅花新蕊竹新栽，力不勝，恐見壓，為之愁心。學人得法，喜，如在春風中坐不知也。<sup>39</sup>

比之萬曆四十一年應講蘇州桃花塢北庵，主者不協，金山甘露寺受法諸眾對於通潤可謂殷勤懇盼。通潤雖依約而返，然而卜居鐵山的心意卻很堅決，〈歲暮時應甘露講〉詩中有「料得人間無處著，白頭甘作住山翁」一句，<sup>40</sup>心跡甚明。萬曆四十四年再應講慶餘庵後，隔年回居鐵山，長達五年的時間，事必親躬。前引〈傳略〉所載：「隆冬舉桑火燒芋，雪壓柴門，經旬不啟」一事，〈二楞大師無住蹟〉有更詳細的描述：

一年除夕，師（通潤）自舉一大桑樹根生火，堂中換香水，師火前向佛坐，河與蒼雪侍坐，向火燒芋食。雪大作，屋垂欲壓，河、蒼雪各賦一詩上壽，坐以待旦。柴門十餘日不啟，雪欲待人而殘，不可得也。<sup>41</sup>

錢謙益紀此事終結則說：「雪消門啟，人徑宛然，則發春已十餘

<sup>37</sup> 同前註，頁 600-601。

<sup>38</sup> 「索直」，亦作「索值」。

<sup>39</sup> 陳乃乾，〈蒼雪大師行年考略〉，《陳乃乾文集》，頁 601。

<sup>40</sup> 釋通潤，〈二楞庵詩卷〉，頁 17。

<sup>41</sup> 陳乃乾，〈蒼雪大師行年考略〉，《陳乃乾文集》，頁 602。

日矣。」<sup>42</sup> 至於「謝却學人」，〈二楞大師無住蹟〉說：「是輩不以門杜而不來」，又「以講說妨靜，欲終杜口謝之，是輩不以口杜而不請。」<sup>43</sup> 可見通潤雖欲絕影人間，人間求師訪道者卻不絕。<sup>44</sup>

通潤居止鐵山五年間，生活十分清苦，甚至遭遇斷糧窘境，而有詩紀之：

麥飯無從乞，湖砂不可蒸。錫聲埋亂竹，鉢影冒枯藤。

夜夢雲千斛，朝心水一層。首陽如可著，添箇採薇僧。<sup>45</sup>

日後，弟子蒼雪讀徹賦詩追懷通潤時，有句曰：「多年苦寂甘相守，冬夏惟餘一布衫。」<sup>46</sup> 顯見山中生活雖困苦，通潤卻居之安然。

對通潤來說，居鐵山期間，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是《楞嚴經合轍》和《楞伽經合轍》的完成，並因而改稱鐵山蘭若為二楞庵，自號二楞庵主人。所著詩集收有〈疏《楞伽》、《楞嚴》二經，畢示二三子〉<sup>47</sup>、〈疏《楞伽》、《楞嚴》二經畢，庵其名曰二楞，作詩紀之〉<sup>48</sup> 兩詩以銘之。

<sup>42</sup> 錢謙益，〈一雨法師塔銘〉，《牧齋初學集》，頁 1575。

<sup>43</sup> 陳乃乾，〈蒼雪大師行年考略〉，《陳乃乾文集》，頁 602。

<sup>44</sup> 如明·程嘉燧，〈六月積雨不能赴鐵山喫楊梅，燈下題畫寄懷一雨師〉，《松圓浪淘集》，《續修四庫全書》冊 1385 卷 1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頁 706；又，王志堅〈楞伽楞嚴合轍序〉曾提及「余家珠塢中去鐵山，僅一袈裟地。三年來侍師於水邊林下，每相與，了無可共語之語。」收入釋通潤，《楞伽經合轍》，《叢書集成》冊 26，頁 801b。足證「是輩不以門杜而不來」。

<sup>45</sup> 釋通潤，《二楞庵詩卷》，頁 25。

<sup>46</sup> 王培孫輯注，《王氏輯注南來堂詩集》卷 3 上（台北：鼎文書局，1977 年），頁 10。

<sup>47</sup> 釋通潤，《二楞庵詩卷》，頁 24。

<sup>48</sup> 同前註，頁 25。

萬曆四十八年（1620），通潤 56 歲，巢松欲辭華山法座，歸水田丈室，來信請繼法席，遂往：

巢師自華山遷望亭，與師書曰：「鐵山且置。華山，兄之華山也。敢請！」師曰：「華山且置。丈室，老人之丈室也。不敢辭。」將行，鐵山人曰：「師捨此而去耶？」師曰：「華山人謂我住此而來也可乎？幸無置我於去來相中。」<sup>49</sup>

《賢首宗乘·巢松慧浸法師》則說：

萬曆庚戌，山中公論請師（指巢松）主持華山。此山雖自浪師開講，麓師演化，而規模湫隘，師至，擴而新之，山靈面目頓然改觀。至泰昌元年謂門弟子：「吾可以弛擔也矣！」遂請兩師，以謝院事，自歸水田方丈。<sup>50</sup>

華山，一作花山，又稱天池山，明時屬蘇州府吳縣境內。浪師即指雪浪洪恩。麓師為麓亭祖住（1522-1587），俗姓楊，丹徒人，曾於雪浪老師無極悟勤（1500-1584）座下任西堂，後於京口萬壽寺開演《華嚴疏鈔》，無極率徒親往與會而歎不如。萬曆十一年（1583）入華山蓮子峰下，吳郡居士為其建剎居焉，未幾遷化。<sup>51</sup>巢松返歸水田後不久便與世長辭，他對大限恐早有自知，所以才預將華山囑託與通潤。華山曾是雪浪駐錫弘化之地，其地位，二楞庵自是不能相比儔。巢松之囑託，當有希望以講說妨靜，隱居二楞的通潤再次擔負起傳弘「雪浪之道」職責的用心。

<sup>49</sup> 陳乃乾，〈蒼雪大師行年考略〉，《陳乃乾文集》，頁 602-603。

<sup>50</sup> 釋了惠編，〈巢松慧浸法師〉，《賢首宗乘》卷 6，頁 2。

<sup>51</sup> 釋了惠編，〈麓亭祖住法師〉，《賢首宗乘》卷 5，頁 9-10。

通潤改居華山時，值「泰昌改元」，「昇支道林講座談經兩月，祝聖萬壽。」<sup>52</sup>緊接著，天啟元年（1621）春，鍾惺（1574-1624）<sup>53</sup>為通潤結花雨社於天界寺，破雪入華山迎之登天界講座。這是釋通潤生平第二次於天界寺開講。〈二楞大師無住蹟〉說：

天啟元年辛酉，鍾祠部為師結花雨社於南都天界寺，破雪來迎。師曰：「天界，吾鹿野苑，不至此十二年矣。無是或一往，向半峯雙檜間，問故人在否，況命我乎？」  
「……前是，巢師連應鐵甕、石城二集，名高眾盛，諸龍或在或否，概以桓宣武置酒李勢殿，視高坐，恨人不見王大將軍，故為是舉而師莫之知。」期終，至燕子磯賦蘆花江上月，一宿乃還。<sup>54</sup>

「桓宣武置酒李勢殿」云云，出自《世說新語·豪爽》，原文是這樣的：「桓宣武平蜀，集參僚置酒於李勢殿，巴、蜀縉紳，莫不來萃。桓既素有雄情爽氣，加爾日音調英發，敘古今成敗由人，存亡繫才。其狀磊落，一坐歎賞。既散，諸人追味餘言。于時尋陽周馥曰：『恨卿輩不見王大將軍。』」<sup>55</sup>鍾惺以周馥自況，將通潤比擬作王敦，顯見他對通潤的崇敬與佩服，故欲藉結花雨社之舉，將通潤介紹給各方義龍。通潤《二楞庵詩卷》收有〈別鍾祠部伯敬〉一詩，稱：「末路無多日，辛勤此一來。得君

<sup>52</sup> 陳乃乾，〈蒼雪大師行年考略〉，《陳乃乾文集》，頁 603。

<sup>53</sup> 鍾惺，湖廣竟陵人，字伯敬，號退谷。萬曆三十八年進士。官至福建提學僉事。其詩與譚元春齊名，時稱「竟陵體」。所著有《隱秀軒集》、《古詩歸》、《周文歸》、《宋文歸》、《毛詩解》，以及《楞嚴經如說》等書。

<sup>54</sup> 陳乃乾，〈蒼雪大師行年考略〉，《陳乃乾文集》，頁 603。

<sup>55</sup> 劉義慶著，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頁 601-602。

弘護力，再使法門開」，<sup>56</sup>致其拳拳感激之意。

同年冬，通潤講《楞伽合轍》於蘇州慧慶寺，明年講《楞嚴》於化城庵。汰如說其師「疲於津梁，有匡廬終老之志」，但因「二《合轍》初出，非親宣不可。」可見通潤對這兩部著作的重視。<sup>57</sup>天啟四年（1624），通潤居華山，有僧請講《華嚴疏鈔》，他以時久費浩而不許，改講《華嚴玄談》。八月，移居支硎山中峯禪院，旋於九月十八日坐化，閱世六十載。<sup>58</sup>關於中峯禪院，據文震孟（1574-1636）<sup>59</sup>〈重復中峯禪院記〉說：

昔晉支道林公於吳有勝緣焉，迄今千餘年，猶多遺址。……華山，其講院也。道林庵，舉其號也。而又有南峯、北峯、中峯，則《志》所稱冬茅椒夏石室處也。我明弘正間佛法凌夷，珠宮紺宇往往入豪貴家，……中峯亦歸於先正王文恪公。公有之而弗以為苑囿，弗以為松楸，若有待焉。四傳至太學君永思，且死，遺言仍還淨域。是時，一雨潤公卓錫華山，通曉禪理，縑素歸心，王因以付之。……潤公既受囑累，旋即遷化，二三同志以禮延其高足汰如河公於白下嗣主院事。<sup>60</sup>

前引通潤〈別鍾祠部伯敬〉一詩中說：「末路無多日」，恐非虛語，通潤已有自知。從〈二楞大師無住蹟〉的記載來看，遷居

<sup>56</sup> 釋通潤，《二楞庵詩卷》，頁35。

<sup>57</sup> 陳乃乾，〈蒼雪大師行年考略〉，《陳乃乾文集》，頁603。

<sup>58</sup> 同前註，頁604。

<sup>59</sup> 文震孟，字文起，號湛持，吳縣長洲人，天啟二年殿試第一，授翰林修撰。嘗忤魏忠賢，調外，遂歸。崇禎八年，特擢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與首輔溫體仁不和，被劾落職，又歸。崇禎八年卒。著有《姑蘇名賢小紀》、《藥園詩稿》等。

<sup>60</sup> 釋讀徹著，王培孫輯注，《王氏輯注南來堂詩集·附錄》卷3，頁1。

華山的通潤，應有心回二楞庵待終，可惜該地為人所奪，適王永思<sup>61</sup>奉通潤為上師，欲捨家產中峯禪院舊地為二楞庵，將死，命其子行其願。通潤原來以病辭，後為成就二父子善因緣而允之。<sup>62</sup>

綜觀通潤一生，出身貧里，父母早亡，蕭寺成為其託身之處。萬曆十四年（1586），因緣際會下拜謁當時聲名顯赫的雪浪洪恩，更將他帶入更上一層的佛法殿堂，最終，在雪浪眾多特出、各擅勝場的弟子之中，以「一雨注」之名著稱於世。由相關傳記資料可知，通潤性向喜靜，素懷靜居山林修道之願，另一方面卻又擔負了弘法傳道之責。弟子蒼雪讀徹〈歲暮山中懷二楞師五首〉之三中有句曰：「只愁道大無人會，不怕身孤有杖陪。」此句採代言體，「道大」表明通潤所承繼的佛法底蘊的鴻深，「孤身有杖陪」，通潤嘗作〈杖銘〉，曰：「愛汝同行、同止、同生、同死，變一切處而不離乎此。」<sup>63</sup>「只愁」與「不怕」相對，很能總結一雨通潤或惶惶於傳法，或山林靜居，二者交織的後半生。

## 二、「窟中君作眾歸依」：師弟交遊之考略

上節梳理紹介通潤的生平，已大致可看出其師弟交遊的情況。此節繼之，進一步考察與通潤有過聯繫的主要人物。

<sup>61</sup> 王永思，字孝則，別號百真，為王鑒四世孫。生平事蹟見陳仁錫，〈百真公嚴太君合葬墓誌銘〉，收入清·王熙桂修，《太原家譜》卷 22，頁 10-12，巴蜀書社編，《中華族譜集成》冊 17（成都：巴蜀書社，1995 年）。

<sup>62</sup> 〈二楞大師無住蹟〉：「（通潤）始以病辭，既思中峯與華山密邇，且俱為支公勝地，曰：『死於彼，使王氏父子善因成就。』」見陳乃乾，〈蒼雪大師行年考略〉，《陳乃乾文集》，頁 605。

<sup>63</sup> 釋通潤，《二楞庵詩卷》，頁 48。

首先要談到的是令他興起「得未曾有」心緒的老師，雪浪洪恩。洪恩，字三懷，別號雪浪，俗姓黃，金陵人。受法於無極悟勤。錢謙益稱雪浪「說法三十年，黑白眾日以萬計」，「東南法席，未有盛於此者也」。<sup>64</sup>他在晚明佛教史上的重要性，前言已有提及。通潤因聽受雪浪講《楞嚴經》而醉心歸焉，與巢松侍之往來棲息金陵之華山、京口之焦山，「歷十餘夏，相依如形影」。<sup>65</sup>今《雪浪續集》收有〈潤公易號一雨偈〉，<sup>66</sup>則知通潤取字一雨在從師雪浪時。

就《二楞庵詩卷》來看，通潤還謁見過雲棲株宏，<sup>67</sup>而更值得一提的是通潤與巢松欲請憨山入吳地終老一事。《憨山老人夢遊集·示素樸禪人》記此事曰：

禪人向參予於曹溪，尋歸吳門。頃巢、雨二法師，以予與若師雪浪，為法門兄弟，命禪人持書遠走南岳，迎予終老。予感二公高誼，念禪人遠勞，因成二偈，用以志懷。<sup>68</sup>

憨山德清與雪浪洪恩同為無極悟勤門下高足。憨山早年行腳北上，雪浪尋之於五台山，「誓共生死」，憨山勉其回江南承繼無極法席，弘法以續慧命。<sup>69</sup>通潤、巢松惦念這位與先師情

<sup>64</sup> 錢謙益，〈華山雪浪大師塔銘〉，《牧齋初學集》，頁1572。

<sup>65</sup> 錢謙益，〈一雨法師塔銘〉，《牧齋初學集》，頁1575。

<sup>66</sup> 明·釋洪恩，《雪浪續集》，頁21，收入釋明復主編，《禪門逸書續編》冊2。

<sup>67</sup> 參見釋通潤，〈重過上方寺謁蓮池戒師賦贈〉，《二楞庵詩卷》，頁6。

<sup>68</sup> 釋德清，〈示素樸禪人有引〉，《夢遊集》，《憨山大師全集》冊3卷38，頁83。

<sup>69</sup> 錢謙益，〈華山雪浪大師塔銘〉，《牧齋初學集》，頁1572。《憨山大師自傳》記雪浪北上尋訪於萬曆3年。《憨山大師全集》冊20卷上，頁53。關於二人會面，又見廖肇亨，〈從「清涼聖境」到「金陵懷古」：從尚詩風

誼深厚的師叔，為之圖謀終老計，其心可佩。德清曾有偈贈通潤，曰：「莫道法筵今寂寞，窟中君作眾歸依」，<sup>70</sup>勉其作一人天師。晚年更對通潤、慧浸兩人紹續法門寄予厚望，他說：

念老朽老矣！棲息空山，舉目寥寥，以是於二公伯仲不能去於寤寐也。自恨生逢盛世，竟未覩其盛，豈特佛前佛後之難！今哲人俱往，獨遺朽物，且幸有伯仲在；況復各天，欲一言笑而不可得，抑恐終身無再見之日。老朽此際諸念皆灰，獨以伯仲為懷者，所重在法門也。……老朽山中雨雪連月，擁衲石牀，纂《華嚴經要》，至〈十地品〉，夢中偶有一偈，最可為公道，或佛神力故，假老朽以發伯仲悲願也。……思二公相對一談，亦萬古快事也。有懷不禁，燈下草草。<sup>71</sup>

據《憨山大師自傳》所載，憨山編題《華嚴綱要》在萬曆四十七年（1619），時七十四歲。兩年前，萬曆四十五年（1617），曾受通潤及巢松之請，「入華山，遊天池、玄墓、鐵山諸勝。寒山趙凡夫、嚴天池、徐仲容、姚孟長、文文起、徐清之諸居士，設供於山中。」<sup>72</sup>

而論及通潤同學，雪浪洪恩弟子中，他與法杲、慧浸既有同參之誼，三人間的情感亦最為深厚。法杲，字雪山，吳縣人。舞象之年（15歲），投雲隱庵老宿為沙彌。與通潤、慧浸為至交，一同負笈往從洪恩，執經座下，刻苦勤學。後歸故山，名

習側探晚明清初華嚴學南方系之精神圖景》，頁75-76。

<sup>70</sup> 釋德清，〈寄雨法師〉，《夢遊集》，《憨山大師全集》冊3卷37，頁77。

<sup>71</sup> 釋德清，〈與巢松、一雨二法師〉，《夢遊集》，《憨山大師全集》冊2卷14，頁304-305。

<sup>72</sup> 釋德清，《憨山大師自傳》，《憨山大師全集》冊20卷下，頁120-121、123。

公鉅卿無不嘖嘖稱高僧。父老無養，僦居委巷，躬親爨汲，竭力以事。萬曆己酉（1609）年示寂，世壽四十四。<sup>73</sup>三人中，法杲以詩聞名，王百穀（1535-1612）<sup>74</sup>極稱之，謂為「近代詩僧領袖」。<sup>75</sup>所著詩集《雪山草》，為通潤所編。朱鷺記其因緣曰：

雪浪坐脫，雪山亦西歸，潤謂巢松曰：「和尚法道不死，雪公詩不死，吾二人死後不知何物不死？」為刻《雪山遺藁》，海內言詩者，始嘖嘖稱雪山。<sup>76</sup>

《雪山草》之傳世，使法杲名流詩史，足見至交之有心。

慧浸，字巢松，長洲舟直人。偕通潤、雪山，同受業於雪浪之門，砥礪攻苦，形影相依十餘年。萬曆三十八年（1610），主持華山。泰昌元年（1620）改延通潤以謝院事，自歸水田方丈。未幾而終，世壽五十七。<sup>77</sup>華山既為其師雪浪昔日住錫講法之地，對雪浪法脈一系自有特別之意義，慧浸託屬於通潤，二人情誼自不待言。錢謙益〈一雨法師塔銘〉說：雪浪歿後，「兩人分路揚鑣，大弘雪浪之道。諸方皆曰：『巢師講，雨師注』，又曰：『巢雨二師，雪浪之分身也。』」<sup>78</sup>實為雪浪一門嗣法之龍象。

至於通潤嗣法弟子，《賢首宗乘》載有汰如、蒼雪、西

<sup>73</sup> 釋了惠編，〈雪山慧杲法師〉，《賢首宗乘》卷6，頁3-4。

<sup>74</sup> 王穉登，字百穀，號玉遮山人，先世江陰人，移居吳郡。曾與汪道昆、王世貞、屠隆等人在杭州共舉「南屏社」。工書法，尤精篆、隸。所著有《南有堂集》、《吳社編》等。與雪浪洪恩，及門下弟子雪山法杲、一雨通潤等交好。

<sup>75</sup> 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頁712。

<sup>76</sup> 牛若麟修、王煥如纂，《吳縣志》卷54，頁663。

<sup>77</sup> 釋了惠編，〈巢松慧浸法師〉，《賢首宗乘》卷6，頁3-4。

<sup>78</sup> 錢謙益，〈一雨法師塔銘〉，《牧齋初學集》，頁1575。

竺、唯觀四人，其中以汰如明河與蒼雪讀徹最為有名。明河，字汰如，號高松，俗姓陳，揚之通州人。十餘歲時依通州興國寺天一師剃度。早年曾多方參學，直到遇見通潤後始歸心焉。繼通潤住中峯，後嘗說法於杭之臯亭、吳之花山、白門之長干寺等處。崇禎十三年（1640）逝世，世壽五十三。所著有《華嚴十門眼》、《法華》、《楞伽》、《圓覺》諸解，及《補續高僧傳》。<sup>79</sup>而讀徹，字蒼雪，別號南來，俗姓趙，滇南陳貢縣人。十一歲時入雞足山寂光寺水月法師為沙彌。早年同樣多方參學，後歸入通潤門下，與汰如同為上首弟子。清順治十三年（1656）逝世，世壽六十九。著有《法華珠髻》、《華嚴經海印道場懺儀》、《南來堂集》等書。<sup>80</sup>蒼雪以詩聞名當世，吳偉業對之有極高的評價，曰：「其詩之蒼深清老、沈著痛快，當為詩中第一，不徒僧中第一也！」<sup>81</sup>汰如與讀徹二人，同樣多方訪師，最終對於通潤之教學，深為契入，如同通潤侍雪浪「相依如形影」般，二人奉通潤亦勤。上文所述三人為雪困於庵中，「河、蒼雪各賦一詩上壽，坐以待旦」一事，甚為動人。通潤歿後，二人擔負起弘揚賢首教法的重任，講法不輟。晚年嘗訂約互為賓主，分講《華嚴疏鈔》。汰如講《華嚴疏鈔》第一會於華山後，不久即順世，讀徹繼之獨力擔荷，分別講於華山、中峯、慧慶、昭慶、錫山等地，甚至在六期講至〈第三地〉時病篤，仍不願輟講，以示不背當年之約定。<sup>82</sup>汪琬記二人之教學說：

<sup>79</sup> 釋了惠編，〈汰如明河法師〉，《賢首宗乘》卷6，頁11-12。

<sup>80</sup> 釋了惠編，〈蒼雪讀徹法師〉，《賢首宗乘》卷6，頁12-15。

<sup>81</sup> 清·吳偉業，《梅村詩話》，《續修四庫全書》，冊1697，頁498。

<sup>82</sup> 錢謙益著，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蒼雪法師塔銘〉，《牧齋有學集》卷3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頁1574-1575、釋了惠編，〈蒼雪讀徹法師〉，《賢首宗乘》卷6，頁14-15。《賢首宗乘》與錢謙益所載第五、六期地點互有出入，就陳乃乾的考論來看，應以錢謙益所記為確。

崇禎中，徹公次補潤公講席，來住中峯，其同門友汰如河公住華山，兩山對峙，鐘唄之聲交應，相與日夜弘法闡義，傾動四方。凡名公貴人，降及閭閻士女，無不肩摩踵接，往來絡繹於支硎天池間，惟二師之歸。<sup>83</sup>

昔巢松與一雨以「巢口、雨手」的稱號並峙於世，爾時汰如、蒼雪繼之，當無愧為嗣法通潤之高足。

此外，據晦山戒顯（1610-1672）《靈隱晦山顯和尚全集》可知，通潤弟子尚有玉峰達初（1590-1654），併記於此：

諱通夔，字達初，崑邑錢氏子，……具戒於報國茂林和尚。時，巢松、一雨兩大師開演《華嚴》諸經，海內稱義虎，師往預席，小試貫華，即錚錚拔萃。郡大老文、姚諸公咸器重之。數載業成，歸玉峰頂，結蓮社，專修淨業。……師得法於一雨大師，……雨師之門多偉人，以余所見，蒼、汰二師以外，師蓋不忝克家矣。<sup>84</sup>

錢謙益記通潤有三耐，其一是耐交遊。<sup>85</sup> 合幾種通潤傳記觀之，其交遊的文人有錢謙益、鍾惺、文震孟、趙頤光（1559-1625）<sup>86</sup>、朱鷺、程嘉燧（1565-1643）<sup>87</sup>、邵圭潔（1565-1611）<sup>88</sup>、

<sup>83</sup> 清·汪琬，〈中峯曉庵了法師塔銘〉，《堯峰文鈔》，《四庫叢刊正編》冊80卷20（台北：台灣商務，1979年），頁3。

<sup>84</sup> 清·釋戒顯，〈崑山海潮庵達初法師塔銘〉，《靈隱晦山顯和尚全集》卷23（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清初刻本），頁17-19。

<sup>85</sup> 錢謙益，〈一雨法師塔銘〉，《牧齋初學集》，頁1576。

<sup>86</sup> 趙頤光，字凡夫，吳縣人。精於篆書，隱居寒山，不仕。著有《說文長箋》、《寒山帚談》、《寒山蔓草》、《悉曇經傳》等書。彭際清《居士傳》中有傳。

<sup>87</sup> 程嘉燧，字孟陽，休寧人，僑居嘉定。工詩善畫。晚居虞山之拂水莊。與唐時升、婁堅、李流芳，合稱「嘉定四先生」。所著有《松園浪淘集》、《耦耕堂集》、《偈庵集》、《松圓閣集》等。

<sup>88</sup> 邵圭潔，字伯如，一字茂齊，號北虞，常熟人。有文名。所著有《北虞先生

李流芳（1575-1629）<sup>89</sup>、姚希孟（1579-1636）<sup>90</sup>、周順昌（1584-1626）<sup>91</sup>等。其中，錢謙益曾為包括雪浪、一雨在內的雪浪一系僧人寫過塔銘。<sup>92</sup>由《二楞庵詩卷》可知，他曾與通潤同遊過破山興福寺。<sup>93</sup>不過以著《楞嚴經疏解蒙鈔》頗為自滿的錢謙益，嘗對通潤《楞嚴合轍》一書有所批評。<sup>94</sup>鍾惺為通潤結花雨社於天界寺一事，通潤曾寫詩感謝其護持，前文已有提及。而上文提到巢松、通潤迎憇山入華山遊，設供的居士，之中即有趙頤光、文震孟、姚希孟等人。筆者所見《二楞庵詩卷》中，收有通潤或送或紀朱鷺、邵圭潔、李流芳等人的詩作。另一方面，從遊通潤的文人文集中，以程嘉燧或贈或紀通潤的詩賦最多。錢謙益嘗言程嘉燧喜通潤「〈山居詩〉有『山深雲亦好』之句，為詩寄之曰：『記取山深雲亦好，為傳問訊到禪房』」，謂：「其相賞如此」。<sup>95</sup>

遺文》。錢謙益為其撰墓誌銘。

<sup>89</sup> 李流芳，字長蘅，其先徽州歙縣人，僑居嘉定。三十二歲中舉，後絕意仕途。詩文書畫俱佳。錢謙益為其撰墓誌銘。著有《檀園集》、《吳中小記》。

<sup>90</sup> 姚希孟，字孟長，吳縣人，父早逝，由母文氏勵志鞠之，從舅父文震孟，有盛名。萬曆四十七年進士，為庶吉士。天啟間，授翰林檢討，纂修《神宗實錄》。崇禎時赴召，遭溫體仁忌，貶至南京少詹事。所著有《公槐集》、《響玉集》、《棘門集》、《松癭集》等。彭際清《居士傳》中有傳。

<sup>91</sup> 周順昌，字景文，號蓼洲，吳縣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歷官福州推官、文選員外郎，為魏忠賢黨所害，死於獄中。所著有《忠介燼餘集》。彭際清《居士傳》中有傳。

<sup>92</sup> 參見吉川幸次郎，〈居士としての錢謙益〉，《吉川幸次郎全集》（東京：筑摩書房，1970年），頁36-54、連瑞枝，〈錢謙益的佛教生涯與理念〉，《中華佛學學報》7期（1994年7月），頁327-330。

<sup>93</sup> 釋通潤，〈春日同錢受之、李長蘅、徐元晦、邵茂齊、陸孟鳧、沈雨若、陸仲威，遊破山寺作〉，《二楞庵詩卷》，頁36。

<sup>94</sup> 廖肇亨，〈雪浪洪恩初探：兼題東京內閣文庫所藏《谷響錄》一書〉，《中邊·詩禪·夢戲：明末清初佛教文化論述的呈現與開展》，頁220-221。

<sup>95</sup> 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頁713。

山水遊覽是晚明文人重要的休閒活動之一。<sup>96</sup> 從通潤與文人互贈的詩文中可看出他參與到了這樣的生活樣態裡。光福、玄墓、鐵山一帶盛產梅花，因為地緣的關係，賞梅便成為通潤與文人雅士出遊的主要行程之一。據錢謙益說，通潤喜與文人交遊，關乎此，除了遊山賞水的雅興外，自然也有其現實上的目的——佛法之存續弘揚往往有賴於文人士紳之供養外護。通潤得居鐵山、二昇天界講座，乃至移居中峯坐化，皆有賴於文人士紳的協助。話雖如此，由通潤早期從學雪浪時，「在焦山破衲弊履十年，不覩一錢。無錢，禁足不渡」，<sup>97</sup> 中年後，居鐵山，甚至有斷糧之困厄等事來看，他也絕非攀藉權勢以求榮利供養者。

### 三、「巢口、雨手之目」：三種藏外著作之敘錄

據錢謙益說，通潤註經達二十餘種。現存藏經收錄的有：《圓覺經近釋》、《成唯識論集解》、《楞伽經合轍》、《楞嚴經合轍》、《法華經大竅》、《起信論續疏》，共計六種。<sup>98</sup> 其中，《楞伽經合轍》、《楞嚴經合轍》二書，江戶時期曾傳入日本，引起關注，甚且有了曹洞宗人的專門疏解——德嚴養存《楞嚴經合轍事義》及海門元曠《楞伽經合轍事略》，其實情非常值得進一步研究。<sup>99</sup> 另外，《成唯識論集解》是當時相當重要的一部《成唯識論》注解書；研究晚明唯識學自當不可略過。晚明唯

<sup>96</sup> 參見吳智和，〈明人山水休閒生活〉，《漢學研究》20卷1期（2002年6月），頁101-129。

<sup>97</sup> 牛若麟修，王煥如纂，《吳縣志》卷54，頁662-663。

<sup>98</sup> 另外，據相關傳記資料可知，通潤著有《漆園逸響》、《易經標義》兩部外學作品。其中，學者楊成凱曾收藏《漆園逸響》一書，可惜已「毀成碎片」。見楊成凱，〈讀書〉，《光明日報》2014年6月27日12版。

<sup>99</sup> 佐々木章格〈江戶期曹洞宗における楞嚴・楞伽の註釋について〉一文曾提及此二書，可惜沒有深論（《印度學佛教學研究》36卷1號〔1987年12月〕，頁235-240）。《楞伽經合轍事略》目前藏在龍谷大學圖書館，而《楞嚴經合轍事義》是否存世，待進一步考察。

識學復興，親近紫柏真可的居士王肯堂是主要的推手之一。當他得知雪浪門下弟子巢松慧浸及法孫緣督慧經<sup>100</sup>「結侶焦山，徧檢大藏」，將釋《成唯識論》時，「遣使迎之」，當面表達希望他們能注解此書。而巢松及緣督咸推舉通潤，謂：「非得一雨師來不可。」<sup>101</sup>顯見論唯識學造詣，通潤已被視為雪浪一系中之第一人。錢謙益〈一雨法師塔銘〉特別花費篇幅稱揚通潤在唯識學上的成就，謂之：「求之今日，慈恩中興，庶幾當之矣」<sup>102</sup>，評價甚高。

藏外筆者所見則有：《觀所緣緣論釋發矬》（內含《觀所緣緣論發矬》）、《二楞庵詩卷》，及《維摩詰所說經直疏》傳世，前二者尤其難得一見。此節針對這三種文獻，加以介紹，以饗讀者：

### （一）《觀所緣緣論釋發矬》一卷

此書今藏於長沙湖南圖書館，半葉九行，行十九字，白口，單魚尾；實際上包含兩個部分，前一部分《觀所緣緣論釋發矬》是對義淨（635-713）譯護法《觀所緣緣論釋》的疏解，後一部分《觀所緣緣論發矬》是對玄奘（602-664）譯陳那《觀所緣緣論》的注釋。書前有一篇〈論釋發矬自序〉，茲錄全文如下：

《所緣緣論》者，是陳那菩薩作此以破外色，而立內色者

<sup>100</sup> 緣督慧經，生平事蹟不詳。《賢首宗乘》未見記錄。惟憨山〈雪浪法師恩公中興法道傳〉文末，在雪浪弟子法孫中特別標舉他，謂：「得度弟子雖多，獨緣督者，盡得心要，且善相宗，其《唯識》一論，實從開發，惜乎早夭！」釋德清，《夢遊集》，《憨山大師全集》冊2卷30，頁295。

<sup>101</sup> 王肯堂，〈成唯識論集解序〉，收入釋通潤，《成唯識論集解》，《續藏經》冊50，頁658a-b。

<sup>102</sup> 錢謙益，〈一雨法師塔銘〉，《牧齋初學集》，頁1578。

也；《論釋》者，是護法菩薩所以釋此論者也。本論簡古玄奧，若無《論釋》闡明，則不知文字含蓄，義理之精巧，破立之宛委，故釋論出，而後知本論之淵微曲折也。然釋論較本論，文益奇，義益婉，脈絡益細，若游絲墜空而不知其緒，若斷烟攪樹，而莫究其跡，所以久匿於龍藏，而寂寥於世也。往歲既疏《成唯識論》已，復賈勇以進，務期必達，嘔心瀝膽，積五月而條分句析，乃搦管作疏，秘之篋中，以備遺忘，然未嘗出以示人也。乙卯春，舟過秣陵，與學人西竺，譚及相宗，苦此《論釋》鉤鎖艱棘，余出《發矚》示之，竺公即付剞劂。昔蕪長公序《楞伽》云：「《楞伽》義趣幽眇，文字簡古，讀者不能句，而況尋文以得義，忘義以了心乎！」若以《論釋》較，難當十倍《楞伽》，使長公序之，又不知作何等語也。是役也，歲在己酉，脫藁於金井庵，而登木時，歲在乙卯秋也。（鐵山通潤撰，錢唐門人良忠書）<sup>103</sup>

引文中提及的西竺，指的應是通潤弟子西竺道寧。《觀所緣緣論釋發矚》刊刻的因緣來自西竺的詢問。<sup>104</sup> 通潤說西竺「苦此《論

<sup>103</sup> 釋通潤，〈論釋發矚自序〉，《觀所緣緣論釋發矚》（長沙：湖南圖書館藏萬曆四十三年刻本）。

<sup>104</sup> 通潤說自己是「疏《成唯識論》已」，才著手撰作此書。據通潤《成唯識論集解·自序》來看，《成唯識論集解》於萬曆三十七年在秋水庵輯成六卷，萬曆三十九年在福山蘭若續成四卷，萬曆四十年刊刻。《觀所緣緣論釋發矚》則在萬曆三十七年脫稿於金井庵，四十三年刊刻。這裡有個問題，令人費解。《觀所緣緣論釋發矚》脫稿在萬曆三十七年，此時《成唯識論集解》僅完成六卷，通潤自己又說「既疏《成唯識論》已，復賈勇以進」。兩個說法有所矛盾。承審查委員指出：「……所以通潤才會說：『既疏《成唯識論》已』，在這非指《成唯識論集解》之完成，而是意指《觀所緣緣論》及《成唯識論集解》第六卷的完成，即已完成對唯識主要觀點及各家說法異同之疏理，便能把這疏理的內容匯聚在《觀所緣緣論釋發矚》中出版。」這個意見很值得參考。不過「疏《成唯識論》已」，既然指的不是《成唯識論集解》的完成，也就不必實指《成唯識論集解》第六卷或前六卷的完成，可解

釋》鈎鎖艱棘。」王肯堂也曾經說過：「《觀所緣緣論釋》曾不可以句。」<sup>105</sup> 顯見疏解護法《觀所緣緣論釋》成為晚明唯識學者的挑戰。查考典籍記載，關於《觀所緣緣論》及《觀所緣緣論釋》的疏釋，雪浪一系，除通潤外，尚有明宗廣詢，他著有《觀所緣緣論釋義》<sup>106</sup>；雲棲法系則有雲棲慧文《觀所緣緣論解》<sup>107</sup>及廣覺紹承《觀所緣緣論記》<sup>108</sup>；賢首兼慈恩宗法系，高原明昱著有《觀所緣緣論會釋》、《觀所緣緣論釋記》。此外，還有滿益智旭《觀所緣緣論直解》、《觀所緣緣論釋直解》，以及幻居真界《觀所緣緣論集解》<sup>109</sup>。在這些注釋書中，智旭的《觀所緣緣論直解》、《觀所緣緣論釋直解》與真界《觀所緣緣論集解》，江戶時期曾傳入日本，引起日本學僧的討論。<sup>110</sup>

釋成通潤在撰寫《觀所緣緣論釋發劄》前，已研究過《成唯識論》，解決其難點，通盤掌握其要義。在《成唯識論集解》之前，通潤或已有疏解《成唯識論》的草稿也不一定。但筆者沒有進一步的證據，權且附記於此。

<sup>105</sup> 王肯堂，〈成唯識論俗詮序〉，收入釋明昱，《成唯識論俗詮》，《續藏經》冊 50，頁 503a。

<sup>106</sup> 明·虞淳熙，〈觀所緣緣論釋義序〉，《虞德園先生集》卷 6，《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冊 43（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頁 245。

<sup>107</sup> 明·蕭士瑋，〈雲棲慧文師傳〉，《春浮園集》，《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冊 108，頁 500。

<sup>108</sup> 明·吳之鯨編，〈方伯浮渡居士吳用先碑記〉，《武林梵志》，收入杜濬祥主編，《中國佛寺史志彙刊》第 1 輯冊 7（台北：明文書局，1980 年），頁 43。

<sup>109</sup> 龍谷大學圖書館及名古屋大學圖書館藏有真界《觀所緣緣論集解》的翻刻本。

<sup>110</sup> 江戶時期多本日僧所著《觀所緣緣論》的注釋書曾提及並批評智旭與真界這兩本書，如基辨《觀所緣緣論釋》中說：「明朝有智旭、真界等師，雖為少釋，時已澆季，舊墳翳失，不見慈恩、溜洲等釋，故所註述，錯謬過半。」（京都大學圖書館藏寬延四年寫本，頁 1）；太了《觀所緣緣論講草》說：「又《觀所緣緣直解》一卷十四紙，智旭述；又《觀所緣緣論釋直解》一卷有卅七紙，此陳那本論與護法《釋論》會本，施註之；又《觀所緣緣論集解》，真界述；並皆行于梓矣。」（大谷大學圖書館藏江戶寫本，頁 2-3）。

陳那的《觀所緣論》梵本僅存殘片，漢譯本則有三，除上文提及的玄奘譯《觀所緣緣論》和義淨譯《觀所緣論釋》外，還有真諦（602-664）譯的《無相思塵論》。藏本《觀所緣論》則有 Sāntākara Gupta、Tshul-khrims rgyal-mtshan 的譯本，另 Vinītadeva 著有《觀所緣論釋疏》。呂澂曾將藏本漢譯，並會合真諦、玄奘、義淨三本譯本，並作附注，成〈觀所緣緣論會譯〉一文。後來宇井伯壽、山口益等日本學者對於陳那《觀所緣論》的翻譯與注釋，皆參照了呂澂此文，可見其重要性。<sup>111</sup> 通潤認為陳那此書的重點在於不許「餘乘所執極微和合為所緣緣」，而主張「能緣所託所慮之內色為所緣緣。」<sup>112</sup> 晚明唯識學的研究以《成唯識論》為主要對象，《觀所緣緣論》及《觀所緣緣論釋》的研究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展開的。除通潤的注釋外，明昱的《觀所緣緣論會釋》、《觀所緣緣論釋記》，智旭的《觀所緣緣論直解》、《觀所緣緣論釋直解》，及真界的《觀所緣緣論集解》仍皆存世。這些注解書所涉及的哲學思想問題，待進一步探究。

## （二）《二楞庵詩卷》一卷

此書藏在北京國家圖書館，半葉九行，行十九字，白口，雙魚尾。書前有蒼雪讀徹的序一篇，及目錄。書內並標明為毛晉（1599-1659）所輯。可惜讀徹序殘破不全，僅得末段數語：

……今無或未盡於是，吾於此極力摹擬，不能佛頭著襪，更措一辭，請將質諸海內騷壇有道以為如何，亦自有三高

<sup>111</sup> 林鎮國，〈陳那《觀所緣論》的認識對象：從真諦與玄奘譯本異同談起〉，《空性與方法：跨文化佛教哲學十四論》（台北：政大出版社，2012年），頁114-115。

<sup>112</sup> 釋通潤，《觀所緣緣論釋發劄》，頁2。

僧詩在。（甲申除夜法弟子讀徹和南拜書於雲半間）<sup>113</sup>

至少從僅存的數語來看，可以得知此書當刊刻在清順治元年左右，離通潤逝世已二十年。

此外，清《四庫全書總目》記有《三僧詩》三卷，注記為兩江總督採進本，述之曰：

三僧均不著其名，一曰《二楞詩藁》，一曰《高松詩藁》，一曰《中峰詩藁》。考《千頃堂書目》有智觀《中峰草》。註曰：「字止先，號蔚然，江都僧雪浪弟子，居吳興雙髻峰。」其二僧則未詳。然其《高松詩藁》中又附書啟數首，三僧均有酬倡之作，蓋同時人。《中峰詩》內有陳繼儒、湯賓尹、文震孟、姚希孟諸人，則皆當明季也。<sup>114</sup>

高松，實則為汰如明河之號，《高松詩藁》當為汰如的作品，而《二楞詩藁》便是通潤的詩集。由於此《二楞詩藁》今未得見，與北京國家圖書館所藏《二楞庵詩卷》一書的關係如何，不得而知。

不若同學雪山與徒弟蒼雪，通潤並不以詩聞名，然而《二楞庵詩卷》傳世，當有其意義。略舉幾點來說，本文在考論其生平交遊時，每多引用此詩集，藉詩證史；此外，通潤所交遊的士人，除上文傳記材料所引數人外，由詩集中可知，至少還和錢叔達、徐陽初、嚴道徹、李沮修、夏珠浦、吳師利、顧默孫、徐元歎、沈雨若、唐宜之、陸孟鳧、陸仲威等人有過往來。而詩集中

<sup>113</sup> 釋讀徹，〈二楞庵詩卷序〉，收入釋通潤，《二楞庵詩卷》。

<sup>114</sup> 清·永瑤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冊2卷193（北京：中華，1965年），頁36。

收有〈山居詩〉二十首，又可做為討論晚明僧人山居詩創作的材料之一；<sup>115</sup> 又如《二楞庵詩卷》留有〈聞可大師之變有感〉二首，紫柏真可遇難在晚明佛教界是件大事，除通潤外，蘊璞如愚等人亦皆有詩紀之，由這些詩作或可進一步考論雪浪洪恩一系對此事觀點之同異。

### （三）《維摩詰所說經直疏》三卷

中文學界，此書今有大陸《藏外佛經》本<sup>116</sup>及台灣新文豐本<sup>117</sup>流通。《藏外佛經》本所採底本是民國時期的鉛印本，書前「合釋維摩思益二經自序」標題下有小註，曰：

原本明崇禎壬申原刻本。此序本為合釋《維摩》、《思益》二經發引，《思益疏》不傳，《維摩疏》猶存此孤本，茲據以重刊。校本無。<sup>118</sup>

序後有讀徹寫於崇禎壬申（1632）八月的按語，謂：「此先師楞師合釋二經之自序也。《維摩》今且就刻，獨《思益》以世罕聞，未及流通。」<sup>119</sup>可見最後只有《維摩詰所說經直疏》刊刻出版。

有趣的是，今台北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有此書朝鮮之刻本。書名作《維摩詰所說經》，板心題名為《維摩詰經直疏》，

<sup>115</sup> 晚明僧人山居詩創作之總說，參見廖肇亨，〈晚明僧人〈山居詩〉論析：以漢月法藏為中心〉，《中邊·詩禪·夢戲：明末清初佛教文化論述的呈現與開展》，頁 273-300。

<sup>116</sup> 釋通潤，《維摩詰所說經直疏》，收入《中國宗教歷史文獻集成·藏外佛經》冊 11（合肥：黃山書社，2005 年）。

<sup>117</sup> 新文豐版則是與釋大賢的《維摩詰經折衷疏釋》合刊。

<sup>118</sup> 釋通潤，《維摩詰所說經直疏》，《中國宗教歷史文獻集成·藏外佛經》，頁 79。

<sup>119</sup> 同前註，頁 80。

半葉十行，行二十字，白口，單魚尾，為清咸豐甲寅（1854）仲夏新刊江原道鐵原寶蓋山聖住藏板。此書書前有通潤〈合釋維摩思益二經自序〉，並有「庵那園法會」、「文殊門疾」、「文殊獅子座」、「化菩薩奉飯」、「維摩詰佛所」、「童真變相」、「變相圖」等圖數頁，並記畫工為李季伯。書後有助印刊刻者的姓名，全為朝鮮女性。韓國學界已有此書之翻譯及研究。<sup>120</sup> 此書之傳衍當記為清代中韓佛教交流史上之一例。

#### 四、「經傳雪浪，論續慈恩」：經解特色之舉略

通潤在《楞嚴經合轍·自序》中說自己「於友人案頭得見《楞嚴正脈》，展卷讀之，其指瑕擿疵處，則與向所私記者，大半相合，其不合者，十之三四。……余歡喜自慶曰：『安所有如是法師，我輩僻處一隅，曾不耳其名，今何幸而獲無上希有之寶，豈所謂不求而自至者耶！』」<sup>121</sup> 頗引交光真鑑為同道。然江戶時代的華嚴學僧鳳潭僧濬（1659-1738）卻批評通潤《楞嚴經合轍》：「適見《正脈》，想希有寶，自慶合轍，奚識彼非乎？間引《唯識》，渾昧立義，更於圓融，始無有所曉了。大凡判釋，莫本可據，混混循循，不足議也。」<sup>122</sup> 像這樣的具體問題都是可以進一步探究的。囿於篇幅，此節針對筆者閱讀通潤著作時所注意到的兩個重要特點，加以敘明。

<sup>120</sup> 釋通潤著、一指譯，《通潤의 維摩經 풀이》（首爾：서광사，1999年）；朴昭영，《通潤의 維摩詰所說經直疏에 나타난 不二思想》（首爾：東國大學碩士論文，2003年）。

<sup>121</sup> 釋通潤，《楞嚴經合轍》，《叢續藏》冊14，頁268c-269a。

<sup>122</sup> 日·鳳潭僧濬，《大佛頂首楞嚴經千百年眼髓》（筆者私藏江戶刊本，2014年購自名古屋飯島書店），頁9。

### (一) 禪／講關係

紫柏真可嘗謂：「性宗通而相宗不通，則性宗所見，猶未圓滿；通相宗而不通性宗，則相宗所見，亦未精徹；性、相俱通，而未悟達磨之禪，則如葉公畫龍，頭角望之，非不宛然也；欲其濟亢旱，興雷雨，斷不能焉。」<sup>123</sup> 指明出家之人應兼通性、相等教門義學及宗門之學。雲棲祿宏則謂「宗門之壞，講宗者壞之也。或問：『講以明宗，曷言乎壞之也？』予曰：『經律論有義路，不講則不明，宗門無義路，講之則反晦，將使其參而自得之耳。』」<sup>124</sup> 著意強調禪、講教學之差別。滿益智旭說：「今講家多忽律行，禪門并廢教典，門庭愈高，邪見益甚。」<sup>125</sup> 分別指出當時禪、講二家之缺失。雪浪洪恩雖出身講經之門，卻嘗著意禪門之學，沈德符稱之為「不禪不宗，而欲又兼有禪宗之美。」<sup>126</sup> 對《楞嚴經》頗有研究的錢謙益曾批評一雨通潤的《楞嚴合轍》，說：「雜拈公案，多引機緣，借禪門捧喝之談，資講筵排演之口，魯冠適越，洊語帶吳，豈能廣設門庭？終是自資敗闕。語云：『智過於師，方堪傳道。』豈不然乎？」<sup>127</sup> 批評不可謂之不嚴厲。不唯《合轍》，通潤有幾部其他著作，同樣喜引禪宗語錄印證經文。如《法華經大竅》釋「迦葉當知，以諸因緣，種種譬喻，開示佛道，是我方便，諸佛亦然，今為汝等，說最實事。諸聲聞眾，皆非滅度，汝等所行，是菩薩道，漸漸修學，悉當成

<sup>123</sup> 明·釋真可，《紫柏尊者全集》，《續藏經》冊 73 卷 12，頁 252b。

<sup>124</sup> 釋祿宏，《雲棲法集》，《嘉興藏》冊 33 卷 14（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7 年），頁 58a。

<sup>125</sup> 釋智旭，《靈峰宗論》，《嘉興藏》冊 36 卷 2，頁 283b。另外，關於晚明禪教問題，可參見陳永革，〈論晚明佛學的性相會通與禪教合流——以晚明佛教四大師為例〉，《普門學報》15 期（2003 年 5 月），頁 147-165。

<sup>126</sup>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 27（台北：新興書局，1976 年），頁 693

<sup>127</sup> 錢謙益，《楞嚴經疏解蒙鈔》卷 1，頁 505b。

佛」，<sup>128</sup>說：

此叮嚀告誡，以堅其信也。言我四十年中，以種種因緣譬喻說法，皆是開發指示一佛乘道，四十年前未曾說破，故我今日以最實事為汝說也。諸聲聞眾，向來坐守涅槃，一事不為，非真滅度。汝等當知，日用所行，折旋俯仰，拈匙把筯等事，皆是菩薩堂堂大路。汝等從此漸漸修學，至於功成行滿，成最正覺，方得名為究竟滅度耳。昔石梯和尚，見侍者托鉢赴堂，乃喚侍者。者應諾。師曰：「甚麼處去？」者曰：「上堂齋去。」師曰：「我問汝本分事。」者曰：「若是本分事，某甲實是上堂齋去。」師曰：「汝不謬為我侍者。」又趙州在東司上，見文遠過，驀喚文遠。遠應諾。師曰：「東司上不可與汝說佛法。」所謂汝等所行，是菩薩道也。<sup>129</sup>

又如《起信論續疏》釋「如大海水，因風波動，水相風相，不相捨離，而水非動性，若風止滅，動相則滅，濕性不壞故；如是眾生自性清淨心，因無明風動，心與無明，俱無形相，不相捨離，而心非動性，若無明滅，相續則滅，智性不壞故」，<sup>130</sup>說：

……昔有僧問大隨云：「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壞？」隨曰：「壞。」僧曰：「甚麼則隨他去也？」師曰：「隨他去。」僧問龍濟：「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壞？」師曰：「不壞。」僧云：「為甚麼不壞？」師云：「為同大千。」亦是此意。<sup>131</sup>

<sup>128</sup> 釋通潤，《法華經大疏》，《卍續藏》冊31，頁745b。

<sup>129</sup> 同前註，頁745b。

<sup>130</sup> 釋通潤，《起信論續疏》，《卍續藏》冊45，頁412c。

<sup>131</sup> 同前註，頁413a-b。

如此之處，不勝枚舉。為紫柏真可重新標舉的惠洪覺範（1071-1128），<sup>132</sup>所著《智證傳》採取的注解方式之一便是援引禪宗語錄印證經文。通潤此舉可能受此書及其師雪浪洪恩的影響。此外，亦有自身學術興趣此一因素在。《賢首宗乘·巢松慧浸法師》記載巢松、通潤、雪山三人曾各言其志：

雪曰：「吾經論之暇，願讀盡天下之書，以廣我聞。」雨曰：「吾經論之暇，願究盡教外之禪，以博我趣。」師（巢松）曰：「書與禪未盡，而先自支矣。第一願心《華嚴》終身背誦，以便我談。」<sup>133</sup>

錢謙益對通潤的批評自有其學術立場，姑且不論。通潤以禪宗語錄解經，意味著這些公案在重置脈絡下有了新的意義。這是通潤回應晚明禪教關係所採取的進路，值得注意。

## （二）性／相問題

藕益智旭自述自己年輕時在古德大賢（雲棲弟子，？-1639）處聽講《成唯識論》，質疑其義理與《楞嚴經》有所矛盾，詢問古德時，古德卻回說：「性、相二宗，不許和會。」甚疑之，日後開啟了智旭對於合會性、相二宗經典義理的努力。<sup>134</sup>性／相二宗經典教義的歧異，在如智旭所言「佛法豈有二歧邪」的前提下，對於晚明的僧人來說——至少是義學僧以及與講家關係較為密切的僧人，乃為迫切關心的議題。雪浪洪恩一脈既然兼弘華嚴與唯識，理當注意到此一問題。那麼通潤是否有所回應

<sup>132</sup> 參見廖肇亨，〈惠洪覺範在明代：宋代禪學在晚明的書寫、衍異與反響〉，《中邊·詩禪·夢戲：明末清初佛教文化論述的呈現與開展》，頁106-149。

<sup>133</sup> 釋了惠編，〈巢松慧浸法師〉，《賢首宗乘》卷6，頁2。

<sup>134</sup> 釋智旭，《靈峰宗論》，頁253b。

呢？觀通潤疏經，嘗以（法）性宗／（法）相宗對舉，條列其思想特點，如《起信論續疏》援引《宗鏡錄》說：

法性宗中，以第一義心，隨緣成有，即為能作，所有心境，皆通所作，以不思議熏不思議變，是現識因故；若法相宗，第一義心，但是所迷，非是能作，有三能變，謂異熟、思量，及了別境識。<sup>135</sup>

關於此舉，他說是：「凡值經之性、相分途處，雙引性、相併釋之，皎如星、月，各有指歸，務令性、相二宗，如車兩輪並行不悖。此余之深意也。」<sup>136</sup>無獨有爾，晚明另一名華嚴宗匠玉庵真貴在面對「相、見既同識體轉生，應同識體一性，何故見為能緣而有分別，相為所緣而無分別乎？」的詢問時，這樣回答道：

良繇自證識體始于無始，所受相、見名言熏習，能持相、見一切種子。今之見分，徑從無始見種所生，故見有分別，以識體含種有分別故。今之相分，徑從無始相種所生，故相無分別，以識體含種無分別故。若非識體所藏種別，豈一識體而各變現情、無情耶！受熏持種，義現于此。此乃相宗根本義也。有引元依一精明，分成六和合，想澄成國土，知覺乃眾生空晦暗中，色雜妄想，想相為身，而明三分者，理雖條然，有根有序，乃性宗之旨，非相宗本意，未敢聞命也。<sup>137</sup>

「有引元依一精明」一段，源自《楞嚴經》，該經亦是晚明佛教

<sup>135</sup> 釋通潤，《起信論續疏》，《卍續藏》冊45，頁410a-b。

<sup>136</sup> 釋通潤，《楞伽經合轍》，頁802b。

<sup>137</sup> 明·釋真貴，《成唯識論直指》（上海：上海圖書館藏明崇禎二年刊本），頁53-54。

界相當重要的典籍之一。真貴「乃性宗之旨，非相宗本意，未敢聞命也」云云，同樣有意識的區別性宗與相宗形上之義理內涵。此同古德大賢所謂「性、相二宗，不許和會」之說，皆足以顯見通潤「務令性、相二宗，如車兩輪並行不悖」之「深意」，並非孤例。在今學界每謂「性相融會」為晚明佛教思潮的傳統敘述框架下，除「融會」一語的具體界義尚待釐清外，此類見解也未得到足夠的重視。

### 代結語

伯亭續法（1641-1728）的老師，德水明源（1610-1666），針對宗門與教家在教學上的爭執，嘗著〈宗家未易攝講師論〉一文，反覆論述，企圖從理論層面維護講家的地位。<sup>138</sup> 晚明佛教的發展，宗門所含括的群體，聲勢雖蓋過講家甚多，然而講家在教學及傳承上的獨立性，或隱或顯，並未隨之泯除。現今學界對於晚明講家之研究，雖有措意，但全面性的研究，尚待展開。舉例來說，由蜀入燕，與皇朝關係密切的華嚴大家愚庵真貴（一作玉庵真貴），晚近學者已有討論，<sup>139</sup> 然而釋了惠所編《賢首宗乘》中的傳記，尚可徵引，此外，他在唯識學方面的作品，《成唯識論直指》、《因明入正理論集解》等，仍流傳於世，同樣未被注意；《賢首宗乘》中有傳的，還有交光真鑑，所著《楞嚴經正脈疏》，在當時引起了極大迴響及爭論。<sup>140</sup> 又如，涉入晚明〈物

<sup>138</sup> 釋續法，《華嚴宗佛祖傳》卷7（上海：上海圖書館藏清代刻本），頁24-28。

<sup>139</sup> 除釋滿貴《明末華嚴思想弘傳研究》外，最近的討論參見黃夏年，〈明清僧真貴與華嚴宗學〉，「2013年華嚴國際學術研討會」（麗水：崇仁寺，2013年11月30日-12月2日）。

<sup>140</sup> 關於《楞嚴經正脈疏》的討論，參見徐聖心：〈晚明交光與天臺楞嚴法諍〉，《Lama's Journal》第2期（2010年7月），頁164-167、黃琛傑：《〈楞嚴經正脈疏〉「十番顯見」之研究——兼論與《楞嚴經會解》的比

不遷論〉爭辯的幻居真界，<sup>141</sup> 其生平師承，猶待進一步梳理。<sup>142</sup> 本文研究對象，一雨通潤，紹繼雪浪洪恩，大闡賢首教學於東南，同樣為當時教門之大家。除藏經資料以外，本文同時利用了地方志、祖譜、明清文人別集等材料，對於通潤的生平、師弟及交遊，進行了較為細緻的梳理，並介紹他未入藏的三本作品。通潤一生清貧，不慕榮利，歸心於靜居山林修道，又卻懷抱弘法續燈之願。他出身雪浪法系，以「一雨注」的稱號享名於世，在晚明唯識教學史上也扮演至為關鍵的角色；相關著作，除了《成唯識集解》外，尚有《觀所緣緣論釋發劄》存世。所著《楞嚴經合轍》與《楞伽經合轍》二書，江戶時曾傳入日本，引起關注，而《維摩詰所說經直疏》則由朝鮮人攜入朝鮮。通潤思想之底蘊，特別在唯識學方面的造詣，乃至《楞嚴經合轍》等書在東亞的傳播等具體課題，將是筆者未來努力的方向。

較》（台北：國立政治大學中文所博士論文，2012年）。

<sup>141</sup> 江燦騰：《中國近代佛教思想的靜辯與發展》（台北：台北南天書局，1998年），頁242-247。

<sup>142</sup> 《釋鑑稽古略續集》卷3，明載真界為千松法師法嗣。而考之《紫柏尊者別集》、《密藏開禪師遺稿》等書，則知真界曾師承過紫柏真可。此事長谷部幽蹊已提及，見氏著，《明清佛教教團史研究》（京都：同明舍出版，1993年），頁441。聖嚴法師嘗謂：「疑此二人（幻居、幻齋），同出於素庵之門下，同時也曾親近紫柏大師。」見氏著，《明末佛教研究》，頁213。真界是否出自素庵真節門下，目前並無史料可以證明，不過「曾親近紫柏大師」的猜測，則可得到證實。

## 引用書目

### 一、原典

戰國·莊周著，王叔岷校證

1988 《莊子校證》，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南朝宋·劉義慶著，余嘉錫箋疏

1991 《世說新語箋疏》，台北：華正書局。

唐·孟浩然著，佟培基箋注，《孟浩然詩集箋注》

2000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宋·朱熹集注，李慶甲校點

1979 《楚辭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明·牛若麟修，明·王煥如纂

1990 《吳縣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上海：上海書店，冊19。

明·吳之鯨編

1980 《武林梵志》，收入杜潔祥主編，《中國佛寺史志彙刊》，台北：明文書局，第1輯，冊7。

明·程嘉燧

1995 《松圓浪淘集》，《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冊1385。

明·虞淳熙

2000 《虞德園先生集》，《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集部冊43。

明·葛寅亮撰，何孝榮點校

2007 《金陵梵剎志》，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明·蕭士瑋

2000 《春浮園集》，《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集部冊 108。

明·釋法杲

1987 《雪山草》，收入釋明復主編，《禪門逸書續編》，台北：漢聲出版社，冊 3。

明·釋明昱

1983 《成唯識論俗詮》，《卍續藏》，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 年，冊 81。

明·釋洪恩

1987 《雪浪續集》，收入釋明復主編，《禪門逸書續編》，台北：漢聲出版社，冊 2。

明·釋真可

1983 《紫柏尊者全集》，《卍續藏》，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冊 126。

明·釋真貴

1629 《成唯識論直指》，上海：上海圖書館藏明崇禎二年刊本。

明·釋祿宏

1987 《雲棲法彙》，《嘉興藏》，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冊 33。

明·釋通潤

1615 《觀所緣緣論釋發硯》，長沙：湖南圖書館藏萬曆四十三年刻本。

清初 《二楞庵詩卷》，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清初刻本。

1983a 《成唯識論集解》，《卍續藏》，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冊 50。

1983b 《法華經大竅》，《卍續藏》，台北：新文豐出版公

司，冊 31。

1983c 《起信論續疏》，《卍續藏》，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冊 72。

1983d 《楞伽經合轍》，《卍續藏》，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冊 26。

1983e 《楞嚴經合轍》，《卍續藏》，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冊 22。

2005 《維摩詰所說經直疏》，收入《中國宗教歷史文獻集成·藏外佛經》，合肥：黃山書社，冊 11。

明·釋智旭

1987 《靈峰宗論》，《嘉興藏》，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冊 36。

明·釋德清

2005 《憨山大師全集》，趙縣：河北禪學研究所。

清·王熙桂修

1995 《太原家譜》，收入《中華族譜集成》，成都：巴蜀書社，冊 17。

清·永瑤等撰

1965 《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

清·吳偉業

1995 《梅村詩話》，《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冊 1697。

清·汪琬

1979 《堯峰文鈔》，《四庫叢刊正編》，台北：台灣商務，冊 80。

清·沈德符

1976 《萬曆野獲編》，台北：新興書局。

清·徐崧、清·張大純纂輯，薛正興點校

1999 《百城烟水》，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清·鄭匡鉅纂修

2002 《包山鄭氏族譜》，收入北京國家圖書館分館編，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早期稀見家譜叢刊》，北京：線裝  
書局，第 63 種。

清·錢謙益

1983 《列朝詩集小傳·匡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錢謙益著，清·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

1985 《牧齋初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牧齋有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釋了惠編

1752 《賢首宗乘》，上海：上海圖書館藏清乾隆十七年刻  
本。

清·釋戒顯

清初 《靈隱晦山顯和尚全集》，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  
究所藏清初刻本。

清·釋祖旺、清·釋心露編

1996 《賢首傳燈錄》，台北：大乘精舍印經會。

清·釋道忞

1987 《布水臺集》，《嘉興藏》，台北：新文豐出版公  
司，冊 26。

清·釋讀徹著，王培孫輯注

1977 《王氏輯注南來堂詩集》，台北：鼎文書局。

清·釋讀徹著，楊為星注

2011 《蒼雪大師《南來堂詩集》詩注》，昆明：雲南人民出  
版社。

日・鳳潭僧濬

江戶 《大佛頂首楞嚴經千百年眼髓》，筆者私藏江戶刊本，  
2014 年購自名古屋飯島書店。

日・釋太了

江戶 《觀所緣緣論講草》，京都：大谷大學圖書館藏江戶寫  
本。

日・釋基辨

1751 《觀所緣緣論釋》，京都：京都大學圖書館藏寬延四  
年寫本。

## 二、專書

大華嚴寺無盡藏燈付法會編

2008 《賢首宗付法師資記》，台北：大華嚴寺。

江燦騰

1998 《中國近代佛教思想的諍辯與發展》，台北：南天書  
局。

長谷部幽蹊

1993 《明清佛教教團史研究》，京都：同明舍出版。

陳乃乾

2009 《陳乃乾文集》，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張志強

2001 《唯識思想與晚明唯識學》，高雄：佛光山文教基金  
會。

廖肇亨

2008 《中邊・詩禪・夢戲：明末清初佛教文化論述的呈現  
與開展》，台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釋通潤著，一指譯

1999 《通潤의 維摩經 풀이》，首爾：서광사。

釋聖嚴

1999 《明末佛教研究》，台北：法鼓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三、論文

任宜敏

2013 〈賢首宗寶通耀宗圓亮、波然海旺二系法脈述要〉，  
《學術界》2013 年 3 期，頁 204-210。

吉川幸次郎

1970 〈居士としての錢謙益〉，《吉川幸次郎全集》，東  
京：筑摩書房，頁 36-54。

朴昭영

2003 《通潤의 維摩詰所說經直疏에 나타난 不二思想》，首  
爾：東國大學碩士論文。

佐々木章格

1987 〈江戸期曹洞宗における楞嚴・楞伽の註釋につい  
て〉，《印度學佛教學研究》36 卷 1 號，1987 年 12  
月，頁 235-240。

吳智和

2002 〈明人山水休閒生活〉，《漢學研究》20 卷 1 期，  
2002 年 6 月，頁 101-129。

林鎮國

2012 〈陳那《觀所緣論》的認識對象：從真諦與玄奘譯  
本異同談起〉，《空性與方法：跨文化佛教哲學十四  
論》，台北：政大出版社，頁 114-115。

徐聖心

- 2010 〈晚明交光與天臺楞嚴法諍〉，*Lama's Journal* 2 期，  
2010 年 7 月，頁 164-167。

連瑞枝

- 1994 〈錢謙益的佛教生涯與理念〉，《中華佛學學報》7  
期，1994 年 7 月，頁 327-330。

陳永革

- 2003 〈論晚明佛學的性相會通與禪教合流——以晚明佛教  
四大師為例〉，《普門學報》15 期，2003 年 5 月，頁  
147-165。

黃琛傑

- 2012 《《楞嚴經正脉疏》「十番顯見」之研究——兼論與  
《楞嚴經會解》的比較》，台北：國立政治大學中文所  
博士論文。

張愛萍

- 2014 〈《賢首宗乘》的作者及其學術價值〉，《世界宗教  
研究》2014 年 2 期，頁 57-66。

楊維中

- 2013 〈明代普泰系、高原明昱系唯識學傳承考〉，收入釋  
覺醒主編，《覺群佛學（2012）》，北京：宗教文化  
出版社，頁 280-293

廖肇亨

- 1996 〈雪浪洪恩初探：兼題東京內閣文庫所藏《谷響錄》  
一書〉，《漢學研究》14 卷 2 期，1996 年 12 月，頁  
35-57。
- 2010 〈從「清涼聖境」到「金陵懷古」：從尚詩風習側探  
晚明清初華嚴學南方系之精神圖景〉，《中央研究院中  
國文哲研究集刊》37 期，2010 年 9 月，頁 51-94。

- 2012 〈慧業通來不礙塵：從蒼雪讀徹《南來堂詩集》看晚明清初賢首宗南方系的發展歷程〉，「明清鼎革變動與文化詮釋」工作坊研討會，2012年3月16日。

釋滿貴

- 1996 《明末華嚴思想弘傳研究》，高雄：佛光山中國佛教研究院碩士論文。

#### 四、其他

法鼓佛教學院

「人名規範資料庫」，網址：<http://authority.ddbc.edu.tw/person/>。

楊成凱

- 2014 〈讀書〉，《光明日報》2014年6月27日12版。

## **A Study on Yiyu Tongrun's Life and Rarely Known Works**

Chien, Kaiting

### **Abstract**

Of the late Ming doctrinal Buddhist schools, the Tiantai, Yogacara, and Huayan teachings were the most discussed and promoted. The Huayan was among the most flourishing one. Through many scholars' efforts, the general picture of Huayan scholarship and its growth in late Ming has been clearly drawn. However, there are many issues and topics that need to be explored and further discussed. Yiyu Tongrun, as a disciple of Xuelang Hong'en, not only devoted himself to propagating Huayan teachings, but also was an important scholar studying Yogacara teachings. In this article, I conduct an in-depth research on Yiyu Tongrun's life, career, and friends by delving into Buddhist canons, local gazetteers, genealogies, and collected works of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periods. I introduce three of Yiyu Tongrun's rarely known works, all of which non-canonical. Also, I call attention to two exegetical features found in Yiyu Tongrun's works. I hope readers can benefit from this case study and better understand the growth of exegetical tradition in the late Ming Buddhism.

---

\* Doctoral Student,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Keywords:** Yiyu Tongrun, Late Ming Buddhism, *Guan Suo Yuan Yuan Lun Fa Shi*, *Er Leng An Shi Juan*, *Wei Mo Jie Suo Shuo Jing Zhi Shu*



